

西遊記

顧廷龍題



〔明〕吳承恩著 曉晨校點

西遊記

顧廷龍題

九

浙江文藝出版社

第八十一回 鎮海寺心猿知怪 黑松林三眾尋師

話表三藏師徒到鎮海禪林寺，衆僧相見，安排齋供。四衆食畢，那女子也得些食力。漸漸天昏，方丈裏點起燈來。衆僧一則是問唐僧取經來歷，二則是貪看那女子，都攢攢簇簇，排列燈下。三藏對那初見的喇嘛僧道：「院主，明日離了寶山，西去的路途如何？」那僧雙膝跪下，慌得長老一把扯住道：「院主請起，我問你個路程，你爲何行禮？」那僧道：「老師父明日西行，路途平正，不須費心。只是眼下有件事兒不尷尬，一進門就要說，恐怕冒犯洪威。卻纔齋罷，方敢大膽奉告。老師東來，路遙辛苦，都在小和尚房中安歇，甚好。只是這位女菩薩不方便，不知請他那裏睡好。」三藏道：「院主，你不要生疑，說我師徒們有甚邪意。早間打黑松林過，撞見這個女子，綁在樹上。小徒孫悟空不肯救他，是我發菩提心，將他救了，到此隨院主送他那裏睡去。」那僧謝道：「既老師寬厚，請他到天王殿裏，就在王爺爺身後安排個草鋪，教他睡罷。」三藏道：「甚好，甚好。」遂此時，衆小和尚引那女子往殿後睡去。長老就在方丈中，請衆院主自在，遂各散去。三藏分付悟空：「辛苦了，早睡早起。」遂一處都睡了，不敢離側，護着師父。漸入夜深，正是那：

玉兔高升萬籟寧，天街寂靜斷人行。銀河耿耿星光燦，鼓發譙樓價換更。

一宵晚話不題。及天明了，行者起來，教八戒、沙僧收拾行囊、馬匹，卻請師父走路。此時長老還貪睡未醒。行者近前叫聲：「師父。」那師父把頭擡了一擡，又不曾答應得出。行

者問：「師父，怎麼說？」長老呻吟道：「我怎麼這般頭懸眼脹，渾身皮骨皆疼？」八戒聽說，伸手去摸摸，身上有些發熱。獃子笑道：「我曉得了。這是昨晚見沒錢的飯，多吃了幾碗，倒沁着頭睡，傷食了。」行者喝道：「胡說！等我問師父，端的何如？」三藏道：「我半夜之間起來解手，不曾戴得帽子，想是風吹了。」行者道：「這還說得是。如今可走得路麼？」三藏道：「我如今起坐不得，怎麼上馬？但只誤了路呵！」行者道：「師父說那裏話。常言道：『一日爲師，終身爲父。』我等與你做徒弟，就是兒子一般。」又說道：「養兒不用阿金溺銀，只是見景生情便好。你既身子不快，說甚麼誤了行程，便寧耐幾日，何妨！」兄弟們都伏侍着師父。不覺的早盡午來昏又至，良宵纔過又侵晨。

光陰迅速，早過了三日。那一日師父欠身起來，叫道：「悟空，這兩日病體沉痾，不曾問得你，那個脫命的女菩薩，可曾有人送些飯與他吃？」行者笑道：「你管他怎的？且顧了自家的病着。」三藏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你且扶我起來，取出我的紙、筆、墨，寺裏借個硯臺來使使。」行者道：「要怎的？」長老道：「我要修一封書，并關文封在一處。你替我送上長安駕下，見太宗皇帝一面。」行者道：「這個容易。我老孫別事無能，若說送書，人間第一。你把書收拾停當與我，我一觔斗送到長安，遞與唐王。再一觔斗轉將回來，你的筆硯還不乾哩。但只是你寄書怎的？且把書意念念我聽，念了再寫不遲。」長老滴淚道：「我寫着：

臣僧稽首三頓首，萬歲三呼拜聖君。文武兩班同人目，公卿四百共知聞。

當年奉旨離東土，指望靈山見世尊。不料途中遭厄難，何期半路有災屯。

僧病沉痾難進步，佛門深遠接天門。有經無命空勞碌，啓奏當今別遣人。」

行者聽得此言，忍不住呵呵大笑道：「師父，你忒不濟，略有些些病兒，就起這個意念。你若是病重，要死要活，只消問我，我老孫自有個本事。」問道：「那個閻王敢起心？那個判官敢出票？那個鬼使來勾取？若惱了我，我拿出那大鬧天宮之性子，又一路棍打八幽冥，捉住十代閻王，一個個抽了他的筋，還不饒他哩！」三藏道：「徒弟呀，我病重了，切莫說這大話。」八戒上前道：「師兄，師父說不好，你只管說好，十分不尷尬。我們趁早商量，先賣了馬，典了行囊，買棺木送終散火。」行者道：「獸子又胡說了！你不知道，師父是我佛如來第二個徒弟，原叫做金蟬長老。只因他輕慢佛法，該有這場大難。」八戒道：「哥阿，師父既是輕慢佛法，貶回東土，在是非海內、口舌場中，托化人身，發愿往西天去拜佛求經，遇妖精就網，逢魔頭就吊，受諸苦惱，也勾了，怎麼又叫他害病？」行者道：「你那裏曉得！老師父不曾聽佛講法，打了一個盹，往下一失，左腳下躑了一粒米，下界來，該有這三日病。」八戒驚道：「像老豬吃東西潑潑撒撒的，也不知害多少年代病哩！」行者道：「兄弟，佛不與你衆生爲念。你又不知，人云：『鋤禾日當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誰知盤中食，粒粒皆辛苦。』」師父只今日一日，明日就好了。」三藏道：「我今日比昨不同，咽喉裏十分作渴，你去那裏，有涼水尋些來我吃。」行者道：「好了，師父要水吃，便是好了。等我取水去。」

即時取了鉢盂，往寺後面香積廚取水。忽見那些和尚，一個個眼兒通紅，悲啼哽咽，只是不敢放聲大哭。行者道：「你們這些和尚，忒小家子樣！我們住幾日，臨行謝你，柴火錢

照日算還。怎麼這等膿包！」衆僧慌跪下道：「不敢！不敢！」行者道：「怎麼不敢？想是我那長嘴和尚食腸大，吃傷了你的本兒也。」衆僧道：「老爺，我這荒山大大小小，也有百十衆和尚，每一人養老爺一日，也養得起百十日，怎麼敢欺心，計較甚麼食用？」行者道：「既不計較，你卻爲甚麼啼哭？」衆僧道：「老爺，不知是那山裏來的妖邪在這寺裏。我們晚夜間着兩個小和尚去撞鐘打鼓，只聽得鐘鼓響罷，再不見人回。至次日找尋，只見僧帽、僧鞋丟在後邊園裏，骸骨尚存，將人吃了。你們住了三日，我寺裏不見了六個和尚。故此我兄弟們不由的不怕，不由的不傷。因見你老師父貴恙，不敢傳說，忍不住淚珠偷垂也。」

行者聞言，又驚又喜道：「不消說了，必定是妖魔在此傷人也。等我與你剿除他。」衆僧道：「老爺，妖精不精者不靈，一定會騰雲駕霧，一定會出幽人冥。古人道得好：「莫信直中直，須防仁不仁。」老爺，你莫怪我們說：你若拿得他住哩，便與我荒山除了這條禍根，正是三生有幸了，若還拿他不住呵，卻有好些兒不便處。」行者道：「怎叫做好些不便處？」那衆僧道：「直不相瞞老爺說。我這荒山，雖有百十衆和尚，卻都只是自小兒出家的，

髮長尋刀削，衣單破衲縫。早晨起來洗着臉，叉手躬身，皈依大道；夜來收拾燒着香，虔心叩齒，念的彌陀。舉頭看見佛，蓮九品，執三乘，慈航共法雲，願見祇園釋世尊；低頭看見心，受五戒，度大千，生生萬法中，願悟頑空與色空。諸檀越來呵，老的、小的、長的、矮的、胖的、瘦的，一個個敲木魚，擊金磬，挨挨拶拶，兩卷「法華經」，一策「梁王懺」；諸檀越不來呵，新的、舊的、生的、熟的、村的、俏的，一個個合着掌，瞑着

目，悄悄冥冥，人定蒲團上，牢關月下門。一任他鶯啼鳥語閑爭鬪，不上我方便慈悲大法乘。因此上，也不會伏虎，也不會降龍，也不識的怪，也不識的精。你老爺若還惹起那妖魔呵，我百十個和尚只教他一頓飽。一則墮落我衆生輪迴，二則滅抹了這禪林古迹，三則如來會上，全沒半點兒光輝。這卻是好些兒不便處。」

行者聞得衆和尚說出這一端的話語，他便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高叫一聲：「你這衆和尚好獸哩！只曉得那妖精，就不曉得我老孫的行止麼？」衆僧輕輕的答道：「實不曉得。」行者道：「我今日略節說說，你們聽着。」

我也曾花果山伏虎降龍，我也曾上天堂大鬧天宮。饑時把老君的丹，略略咬了兩三顆，渴時把玉帝的酒，輕輕嘔了六七鍾。睜着一雙不白不黑的金睛眼，天慘淡，月朦朧，拿着一條不短不長的金箍棒，來無影，去無踪。說甚麼大精小怪，那怕他慇懃膿！一趕趕上去，跑的跑，顫的顫，躲的躲，慌的慌；一捉捉將來，銼的銼，燒的燒，磨的磨，春的春。正是八仙同過海，獨自顯神通。衆和尚，我拿這妖精與你看看，你纔認得我老孫！」

衆僧聽着，暗點頭道：「這賊禿開大口，說大話，想是有些來歷。」都一個個諾諾連聲。只有那喇嘛僧道：「且住。你老師父貴恙，你拿這妖精不至緊。俗語道：『公子登筵，不醉便飽，壯士臨陣，不死即傷。』你兩下裏角鬪之時，倘貽累你的師父，不當穩便。」行者道：「有理！有理！我且送涼水與師父吃了再來。」掇起鉢盂，着上涼水，轉出香積廚，就到方丈，叫聲：

「師父，吃涼水哩。」

三藏正當煩渴之時，便擡起頭來，捧着水，只是一吸。真個渴時一滴如甘露，藥到真方病即除。行者見長老精神漸爽，眉目舒開，就問道：「師父，可吃些湯飯麼？」三藏道：「這涼水就是靈丹一般，這病兒減了一半，有湯飯也吃得些。」行者連聲高高叫道：「我師父好了，要湯飯吃哩！」教那些和尚忙忙的安排。淘米煮飯，捍麵烙餅，蒸饅饅，做粉湯，擡了四五桌。唐僧只吃得半碗兒米湯，行者、沙僧止用了一席，其餘的都是八戒一併食之。家火收去，點起燈來，衆僧各散。

三藏道：「我們今住幾日了？」行者道：「三整日矣。明朝向晚，便就是四個日頭。」三

藏道：「三日誤了許多路程。」行者道：「師父，也算不得路程。明日去罷。」三藏道：「正是。

就帶幾分病兒，也沒奈何。」行者道：「既是明日要去，且讓我今晚捉了妖精者。」三藏驚

道：「又捉甚麼妖精？」行者道：「有個妖精在這寺裏，等老孫替他捉捉。」唐僧道：「徒弟

呀，我的病身未可，你怎麼又興此念？倘那怪有神通，你拿他不住呵，卻又不是害我。」行者

道：「你好滅人威風！老孫到處降妖，你見我弱與誰的？只是不動手，動手就要贏。」三藏

扯住道：「徒弟，常言說得好，遇方便時行方便，得饒人處且饒人。操心怎似存心好，爭氣何

如忍氣高。」孫大聖見師父苦苦勸他，不許降妖，他說出老實話來道：「師父，實不瞞你說，

那妖在此吃了人了。」唐僧大驚道：「吃了甚麼人？」行者說道：「我們住了三日，已是吃了

這寺裏六個小和尚了。」長老道：「兔死狐悲，物傷其類。他既吃了寺內之僧，我亦僧也，我

放你去。只但用心仔細些。」行者道：「不消說，老孫的手到就消除了。」

你看他燈光前分付八戒、沙僧看守師父，他喜孜孜跳出方丈，徑來佛殿看時，天上有星，月還未上，那殿裏黑暗暗的。他就吹出真火，點起琉璃，東邊打鼓，西邊撞鐘。響罷，搖身一變，變做個小和尚兒，年紀只有十二三歲，披着黃絹襌衫，白布直裰，手敲着木魚，口裏念經。等到一更時分，不見動靜。二更時分，殘月纔升，只聽見呼呼的一陣風響。好風：

黑霧遮天暗，愁雲照地昏。四方如潑墨，一派靛缸渾。先刮時揚塵播土，次後來倒樹摧林。揚塵播土星光現，倒樹摧林月色昏。只刮得嫦娥緊抱梭羅樹，玉兔團團找藥盆。九曜星官皆閉戶，四海龍王盡掩門。廟裏城隍覓小鬼，空中仙子怎騰雲？地府閻羅尋馬面，判官亂跑趕頭巾。刮動崑崙頂上石，捲得江湖波浪混。

那風纔然過處，猛聞得蘭麝香熏，環珮聲響，即欠身擡頭觀看。呀！卻是一個美貌佳人，徑上佛殿。行者口裏嗚哩嗚喇，只情念經。那女子走近前，一把攙住道：「小長老，念的是甚麼經？」行者道：「許下的。」女子道：「別人都自在睡覺，你還念經怎麼？」行者道：「許下的，如何不念？」女子攙住，與他親個嘴道：「我與你到後面耍耍去。」行者故意的扭過頭去道：「你有些不曉事。」女子道：「你會相面？」行者道：「也曉得些兒。」女子道：「你相我怎的樣子？」行者道：「我相你有些兒偷生抵熟，被公婆趕出來的。」女子道：「相不着！相不着！我

不是公婆趕逐，不因抵熟偷生。奈我前生命薄，投配男子年輕。

不會洞房花燭，避夫逃走之情。

趁如今星光月皎，也是有緣千里來相會，我和你到後園中交歡配鸞儔去也。」行者聞言，暗點頭道：「那幾個愚僧，都被色慾引誘，所以傷了性命。他如今也來哄我。」就隨口答應道：「娘子，我出家人，年紀尚幼，卻不知甚麼交歡之事。」女子道：「你跟我去，我教你。」行者暗笑道：「也罷，我跟他去，看他怎生擺佈。」

他兩個摟着肩，攜着手，出了佛殿，徑至後邊園裏。那怪把行者使個絆子腿，跌倒在地，口裏「心肝哥哥」的亂叫，將手就去掐他的臊根。行者道：「我的兒，真個要吃老孫哩！」卻被行者接住他手，使個小坐跌法，把那怪一轆轤掀翻在地上。那怪口裏還叫道：「心肝哥哥，你倒會跌你的娘哩！」行者暗算道：「不趁此時下手他，還到幾時！正是先下手爲強，後下手遭殃。」就把手一叉，腰一躬，一跳跳起來，現出原身法像，輪起金箍鐵棒，劈頭就打。那怪倒也吃了一驚。他心想道：「這個小和尚，這等利害！」打開眼一看，原來是那唐長老的徒弟姓孫的。他也不懼他。你說這精怪是甚麼精怪？

金作鼻，雪鋪毛。地道爲門屋，安身處處牢。養成三百年前氣，曾向靈山走幾遭。一飽香花和蠟燭，如來分付下天曹。托塔天王恩愛女，哪吒太子認同胞。也不是個填海鳥，也不是個戴山鰲。也不怕的雷煥劍，也不怕的呂虔刀。往往來來，一任他水流江漢闊，上上下下，那論他山聳泰恒高？你看他月貌花容嬌滴滴，誰識得是個老鼠成精逞點豪！

他自恃的神通廣大，便隨手架起雙股劍，叮叮璫璫的響，左遮右格，隨東倒西。行者雖強些，卻也撈他不倒。陰風四起，殘月無光。你看他兩人，後園中一場好殺：

陰風從地起，殘月蕩微光。閻靜梵王宇，闌珊小鬼廊。後園裏一片戰爭場：孫大士，天上聖，毛姍女，女中王，賭賽神通未肯降。一個兒扭轉芳心嗔黑禿，一個兒圓睜慧眼恨新妝。兩手劍飛，那認得女菩薩，一根棍打，狠似個活金剛。響處金箍如電掣，霎時鐵白耀星芒。玉樓抓翡翠，金殿碎鴛鴦。猿啼巴月小，雁叫楚天長。十八尊羅漢，暗暗喝采，三十二諸天，個個慌張。

那孫大聖精神抖搜，棍兒沒半點差池。妖精自料敵他不住，猛可的眉頭一蹙，計上心來，抽身便走。行者喝道：「潑貨！那走！快快來降！」那妖精只是不理，直往後退。等行者趕到緊急之時，即將左腳上花鞋脫下來，吹口仙氣，念個咒語，叫一聲：「變！」就變做本身模樣，使兩口劍舞將來，真身一幌，化陣清風而去。這卻不是三藏的災星？他便徑撞到方丈裏，把唐三藏攝將去雲頭上，杳杳冥冥，霎霎眼，就到了陷空山，進了無底洞，叫小的們安排素筵席成親不題。

卻說行者鬪得心焦性躁，閃一個空，一棍把那妖精打落下來，乃是一隻花鞋。行者曉得中了他計，連忙轉身來看師父。那有個師父？只見那馱子和沙僧，口裏嗚哩嗚哪說甚麼。行者怒氣填胸，也不管好歹，撈起棍來一片打，連聲叫道：「打死你們！打死你們！」那馱子慌得走也沒路，沙僧卻是個靈山大將，見得事多，就軟款溫柔，近前跪下道：「兄長，我知道

了。想你要打殺我兩個，也不去救師父，徑自回家去哩。」行者道：「我打殺你兩個，我自去救他。」沙僧笑道：「兄長說那裏話！無我兩個，真是單絲不綫，孤掌難鳴。兄阿，這行囊、馬匹誰與看顧？寧學管鮑分金，休仿孫龐鬪智。自古道：「打虎還得親兄弟，上陣須教父子兵。」望兄長且饒打，待天明，和你同心戮力，尋師去也。」行者雖是神通廣大，卻也明理識時，見沙僧苦苦哀告，便就回心道：「八戒、沙僧，你都起來。明日找尋師父，卻要用力。」那猓子聽見饒了，恨不得天也許下半邊，道：「哥阿，這個都在老豬身上。」兄弟們思思想想，那曾得睡，恨不得點頭喚出扶桑日，一口吹散滿天星。

三衆只坐到天曉，收拾要行。早有寺僧攔門來問：「老爺那裏去？」行者笑道：「不好說。昨日對衆誇口，說與你們拿妖精。妖精未曾拿得，倒把我個師父不見了。我們尋師父去哩。」衆僧害怕道：「老爺，小可的事，倒帶累老師。卻往那裏去尋？」行者道：「有處尋他。」衆僧又道：「既去莫忙，且吃些早齋。」連忙的端了兩三盆湯飯。八戒儘力吃個乾淨，道：「好和尚，我們尋着師父，再到你這裏來耍子。」行者道：「還到這裏吃他飯哩！你去天王殿裏看看，那女子在否。」衆僧道：「老爺，不在了，不在了。自是當晚宿了一夜，第二日就不見了。」

行者喜喜歡歡，辭了衆僧，着八戒、沙僧牽馬挑擔，徑回東走。八戒道：「哥哥差了，怎麼又往東行？」行者道：「你豈知道，前日在那黑松林綁的那個女子，老孫火眼金睛，把他認透了。你們都認做好人，今日吃和尚的也是他，攝師父的也是他。你們救得好女菩薩！

今既攝了師父，還從舊路上找尋去也。」二人嘆服道：「好，好，好！真是粗中有細！去來，去來！」

三人急急到於林內，只見那：

雲藹藹，霧漫漫，石層層，路盤盤。狐踪兔迹交加走，虎豹豺狼往復鑽。林內更無妖怪影，不知三藏在何端。

行者心焦，掣出棒來，搖身一變，變作大鬧天宮的本相，三頭六臂，六隻手理着三根棒，在林裏辟哩撥喇的亂打。八戒見了道：「沙僧，師兄着了惱，尋不着師父，弄做個氣心風了。」原來行者打了一路，打出兩個老頭兒來：一個是山神，一個是土地。上前跪下道：「大聖，山神、土地來見。」八戒道：「好靈根呵！打了一路，打出兩個山神、土地。若再打一路，連太歲都打出來也。」行者問道：「山神、土地，汝等這般無禮！在此處專一結夥強盜，強盜得了手，買些豬羊祭賽你，又與妖精結攔，打夥兒把我師父攝來！如今藏在何處？快快的從實供來，免打！」山神慌了道：「大聖錯怪了我耶。妖精不在小神山上，不伏小神管轄。但只夜間風響處，小神略知一二。」行者道：「既知一二，說來！」土地道：「那妖精攝你師父去，在那正南下，離此有千里之遙。那廂有一山，喚做陷空山。山中有個洞，叫做無底洞。是那山裏妖精，到此變化攝去也。」行者聽言，暗自驚心，喝退了山神、土地，收了法身，見出本相，與八戒、沙僧道：「師父去得遠了。」八戒道：「遠便騰雲趕去。」

好獸子，一縱狂風先起，隨後是沙僧駕雲。那白馬原是龍子出身，馱了行李，也踏了風

霧。大聖即起觔斗，一直南來。不多時，早見一座大山，阻住雲腳。三人採住馬，都按定雲頭。見那山：

頂摩碧漢，峰接青霄。周圍雜樹萬萬千，來往飛禽喳喳噪。虎豹成陣走，獐鹿打叢行。向陽處，琪花瑤草馨香；背陰方，臘雪頑冰不化。崎嶇峻嶺，削壁懸崖。直立高峰，灣環深澗。松鬱鬱，石磷磷，行人見了悚其心。打柴樵子全無影，採藥仙童不見踪。眼前虎豹能興霧，遍地狐狸亂弄風。

八戒道：「哥阿，這山如此險峻，必有妖邪。」行者道：「不消說了。山高原有怪，嶺峻豈無精。」叫：「沙僧，我和你且在此，着八戒先下山凹裏打聽打聽，看那條路好走，端的可有洞府，再看是那裏開門，俱細細打探，我們好一齊去尋師父救他。」八戒道：「老豬晦氣，先拿我頂缸！」行者道：「你夜來說都在你身上，如何打仰？」八戒道：「不要嚷，等我去。」獸子放下耙，抖抖衣服，空着手，跳下高山，找尋路徑。這一去，畢竟不知好歹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二回 姹女求陽 元神護道

卻說八戒跳下山，尋着一條小路。依路前行，有五六里遠近，忽見兩個女怪，在那井上打水。他怎麼認得是兩個女怪？見他頭上戴一頂一尺二三寸高的篾絲髻髻，甚不時興。猓子走近前叫聲：「妖怪。」那怪聞言大怒，兩人互相說道：「這和尚憊懣！我們又不與他相識，平時又沒有調得嘴慣，他怎麼叫我們做妖怪！」那怪惱了，輪起擡水的杠子，劈頭就打。

這猓子手無兵器，遮架不得，被他撈了幾下，侮着頭，跑上山來道：「哥阿，回去罷！妖怪兇！」行者道：「怎麼兇？」八戒道：「山凹內兩個女妖精在井上打水，我只叫了他一聲，就被他打了我三四杠子。」行者道：「你叫他做甚麼的？」八戒道：「我叫他做妖怪。」行者笑道：「打得還少！」八戒道：「謝你照顧！頭都打腫了，還說少哩！」行者道：「溫柔天下去得，剛強寸步難移。他們是此地之妖，我們是遠來之僧，你一身都是手，也要略溫存。你就去叫他做妖怪，他不打你，打我？人將禮樂爲先。」八戒道：「二發不曉得。」行者道：「你自幼在山中吃人，你曉得有兩樣木麼？」八戒道：「不知。是甚麼木？」行者道：「一樣是楊木，一樣是檀木。楊木性格甚軟，巧匠取來，或雕聖像，或刻如來，粧金立粉，嵌玉裝花，萬人燒香禮拜，受了多少無量之福。那檀木性格剛硬，油房裏取了去做柞撒，使鐵箍箍了頭，又使鐵錘往下打，只因剛強，所以受此苦楚。」八戒道：「哥阿，你這好話兒，早與我說說也好，卻不受他打了。」行者道：「你還去問他個端的。」八戒道：「這去他認得我了。」行者道：

「你變化了去。」八戒道：「哥阿，且如我變了，卻怎麼問他？」行者道：「你變了去，到他跟前，行個禮兒。看他多大年紀：若與我們差不多，叫他聲「姑娘」，若比我們老些兒，叫他聲「奶奶」。」八戒笑道：「可是蹭蹬！這般許遠的田地，認得是甚麼親！」行者道：「不是認親，要套他的話哩。若是他拿了師父，就好下手；若不是他，卻不誤了我別處幹事？」八戒道：「說得有理，等我再去。」

好獃子，把釘耙撒在腰裏，下山凹，搖身一變，變做個黑胖和尚，搖搖擺擺走近怪前，深深唱個大喏道：「奶奶，貧僧稽首了。」那兩個喜道：「這個和尚卻好，會唱個喏兒，又會稱道一聲兒。」問道：「長老，那裏來的？」八戒道：「那裏來的。」又問：「那裏去的？」又道：「那裏去的。」又問：「你叫做甚麼名字？」又答道：「我叫做甚麼名字。」那怪笑道：「這和尚好便好，只是沒來歷，會說順口話兒。」八戒道：「奶奶，你們打水怎的？」那怪道：「和尚，你不知道。我家老夫人今夜裏擲了一個唐僧，在洞內要管待他。我洞中水不乾淨，差我兩個來此打這陰陽交媾的好水，安排素果素菜的筵席，與唐僧吃了，晚間要成親哩。」

那獃子聞得此言，急抽身跑上山，叫：「沙和尚，快拿將行李來，我們分了罷。」沙僧道：「二哥，又分怎麼？」八戒道：「分了便你還去流沙河吃人，我去高老莊探親，哥哥去花果山稱聖，白龍馬歸大海成龍。師父已在這妖精洞內成親哩！我們都各安生理去也！」行者道：「這獃子又胡說了！」八戒道：「你的兒子胡說！纔那兩個擡水的妖精說，安排素筵席與唐僧吃了成親哩。」行者道：「那妖精把師父困在洞內，師父眼巴巴的望我們去救，你卻

在此說這樣話！」八戒道：「怎麼救？」行者道：「你兩個牽着馬，挑着擔，我們跟着那兩個女怪，做個引子，引到那門前，一齊下手。」

真個獸子只得隨行。行者遠遠的標着那兩怪，漸入深山，有一二十里遠近，忽然不見。八戒驚道：「師父是日裏鬼拿去了！」行者道：「你好眼力！怎麼就看出他本相來？」八戒道：「那兩個妖正擡着水走，忽然不見，卻不是日裏鬼？」行者道：「想是鑽進洞去了，等我去看看。」

好大聖，急睜火眼金睛，漫山看處，果然不見動靜。只見那陡崖前，有一座玲瓏剔透細粧花、堆五采、三檐四簇的牌樓。他與八戒、沙僧近前觀看，上有六個大字，乃「陷空山無底洞」。行者道：「兄弟呀，這妖精把個架子支在這裏，還不知門向那裏開哩。」沙僧說：「不遠，不遠，好生尋！」都轉身看時，牌樓下，山腳下有一塊大石，約有十餘里方圓，正中間有缸口大的一個洞兒，爬得光溜溜的。八戒道：「哥阿，這就是妖精出入洞也。」行者看了道：

「怪哉！我老孫自保唐僧，瞞不得你兩個，妖精也拿了些，卻不見這樣洞府。八戒，你先下去試試，看有多少淺深，我好進去救師父。」八戒搖頭道：「這個難！這個難！我老豬身子夯夯的，若塌了腳吊下去，不知二三年可得到底哩！」行者道：「就有多深麼？」八戒道：「你看！」大聖伏在洞邊上，仔細往下看處，咦，深阿！周圍足有三百餘里，回頭道：「兄弟，果然深得緊！」八戒道：「你便回去罷，師父救不得耶！」行者道：「你說那裏話！莫生懶惰意，休起怠慌心。且將行李歇下，把馬拴在牌樓柱上，你使釘耙，沙僧使杖，攔住洞門，讓我